

賈氏譚錄

江鄰幾雜誌

廬陵雜說

談

數



談

數

龐元英
撰

中
華
書
局

叢書集成初編

賈氏譚錄（及其他三種）

中華書局出版發行

（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）

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

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

開本：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 三十二分之一

統一書號：ISBN7-101-00894-1/K·367

四庫全書提要

談藝一卷

舊本題龐元英撰。元英有文昌雜錄，已著錄。案元英爲宰相籍子，乃元豐中人，此書乃多述南宋寧理兩朝事，相距百載，其僞殆不足攻。書中凡載雜事二十五條，皆他說部所有，殆書賈鈔合舊文，詭立新目，傳僞於藏書之家者。厲鶚等南宋雜事詩註，亦誤採之，蓋偶未考。然尤侗明史藝文志作於康熙己未，業已著錄，則其僞作自前明矣。

談藪

宋 龐元英撰

王公衮字吉老，宣子尚書之弟。先墓在會稽西山，爲掌墓人奚泗所發。公衮訴之郡，杖之而已。公衮憤甚，奚泗受杖詣公衮謝罪。公衮呼前勞以酒，拔劍斬之，持其首詣郡。宣子時爲侍郎，奏乞以已官贖罪，詔給舍集議。中書舍人張孝祥等議上詔赦之，猶鑄一秩。當時公衮孝名聞天下，永嘉王十朋以詩美之。公衮性甚和平，居常若嬉笑，人謂之笑面虎。

甄龍友雲鄉，永嘉人，滑稽辨捷，爲近世之冠。樓官獻白西掖出守，以首春觴客，甄預坐席間，謂公曰：「今年春氣一何太盛，公問其故。」甄曰：「以果園甘蔗知之，根在公前而未已至此，公爲嗣掌吏，衆譽其猥率，遊天竺寺集詩句，贊大士，大書于壁云：『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』彼美人兮，西方之人兮。孝廟臨幸，一見賞之，詔侍臣物色其人，或以甄姓名聞，曰：『是溫州狂生，用之且敗風俗。』上曰：『惟此一人，朕自舉之。甄時爲某邑宰，趣召登殿上，迎問曰：『卿何故名？』甄罔然不知所對，既退，乃得之曰：『君爲堯舜之君，故臣得與堯龍爲友，由是不稱旨，猶得添倅。』後至國子監簿，甄嘗領臨安北山大佛頭云：『色如黃金，面如滿月，盡大地人只見一撇，禪人多許之。』

沈肩事特坐葉丞相論恢復貶筠州，沈方售一妾，年十七八，攜與俱行。處筠凡七年，既歸，呼妾父母以女歸之。猶處子時，人以比張忠定公詠，會稽潘方仲矩爲安吉尉，獻詩云：『昔年單騎向筠州，覓得歌姬共

遠遊去日正宜供夜直。歸來渾未識春愁。禪人尙有香囊愧。道士猶懷炭婦羞。鑽石心腸延壽藥。不風流處卻風流。

饑處和參政。好餌鼠爲侍。從居臨安。每日食畢。輒以大盆貯餘饌。三擊盆。則羣鼠累累然來。食訖乃去。以爲常。泊遷政府。鼠復至。以其相距差近。不恠也。已而帥越帥閩。繼掛冠歸里。鼠至如初。迨錢亡。乃不見。洪文惠文敏兄弟皆畏內。雖少年貴達。家有聲妓之奉。往往不能快意。王宣子知饒州。景伯家居喪偶。宣子吊焉。主人受吊已。延客至內齋。喚酒小酌。甫舉杯。羣妾全出。素粧靚態。黛色粉光。不異平日。謔浪笑語。酒行至無算。景伯半酣。握玉手曰。不圖今日有此樂。賓主相顧一笑。後二十年。宣子謝事歸越。景虛來爲守。時已鰥居。暇日宣子造郡齋。景虛留款。亦出家姬侑席。笑謂王曰。家兄有言。不圖今日有此樂。王爲絕倒。

謝希孟在臨安狎娼。陸氏象山責之曰。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。獨不愧於名教乎。希孟敬謝。請後不敢。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。象山聞之。又以爲言。謝曰。非特建樓。且有記。象山喜其文。不覺曰。樓記云何。卽口占首句云。自遜抗機雲之死。而天地美靈之氣。不鍾於世之男子。而鍾於婦人。象山默然。希孟一日在娼所。忽起歸興。遂不告而行。娼追送江浒。泣涕戀戀。希孟毅然取領巾書一詞與之。云。雙漿浪花平。夾岸青山鎖。你自歸家我自歸。說着如何過。我斷不思量。你莫思量我。將你從前於我心。付與旁人呵。希孟與鄉人陳伯益好相調戲。伯益而黑而狹多髯。希孟入其書室。見寫真掛壁上。題云。伯益之面。大無兩指。髭

髡不仁，侵擾乎其旁而巳。於是乎伯益之面，所餘無幾。此語喧傳，伯益病之而莫能報。希孟後避寧宗諱，改名直，字古民。伯益於是以前句詠其名，炊餅擔頭挑取去，白衣鋪上喝將來，聞者笑倒。伯益又嘗寫異衣，阜道服，臨僧襪，希孟贊之曰：禪輟俗人鬚髮，道服儒巾面皮。秋水長天一色，落霞孤鶩齊飛。

曹詠侍郎，妻碩人厲氏，餘姚大族女。始嫁，四明曹秀才與夫不相得，毗離而歸。乃適詠，時尙武弁，不數年以秦會之嬾，黨易文階，驟擢至徽猷閣，守鄞。元夕張燈州治，大合樂宴飲，曹秀才攜家來觀，見碩人服用精麗，左右俱侍，備極尊嚴，謂其母曰：渠乃合在此中居，享如此富貴，吾家豈能留，歎息久之。詠曰：益顯爲戶部侍郎尹京，會之列，詠貶新州而亡。碩人領二子取喪歸葬，二子復不肖，家貧渴折，至不能給朝哺。趙德老觀文，亦厲氏壻，碩人從父妹也，憐其老且無聊，招置四明里第，養之終身。碩人間出訪親舊，過故夫曹秀才家，門庭整潔，花竹翳茂，顧侍婢曰：我當時能自安於此，豈有今日？因泣下數行。二十年間，夫妻更相悔羨，世態番復不可料如此。方詠盛時，鄉里奔走承迎，惟恐後，獨碩人之兄厲德斯不然。詠銜怒，帥越時德斯爲里正，詠風邑官脅治百端，冀其祈已，竟不屈，會之甫殂，乃遣介致書于詠，啓封乃樹倒胡孫散賦一篇，泊新州之行，又以十詩贈行，其一云：斷尾雄雞不畏幘，憑依撥禍復何疑。八千里路新州瘴，歸骨中原是幾時。詠得詩憤極，然無如之何。

韓侂胄暮年，以冬月攜家游西湖，畫船花輿，徧覽南北二山之勝，未乃真宴於南園，族子判院與焉。席間有獻茶絲傀儡爲土偶，負小兒者，名爲迎春黃胖。韓顧族子汝名能詩，可詠，卽承命一絕云：腳踏虛空手

弄春一人頭上要安身。忽然綫斷兒童手。骨肉都爲陌上塵。韓大不樂。不終宴而歸。未幾禍作。

樓叔韶鋪初入太學。與同窗友厚善。休日。友謂叔韶寂寂不自聊。吾欲至一處。求半日適。飲醇膳美。又有聲色之玩。但不可言。君性輕脫。或以利口敗吾事。能息聲則可偕往。樓敬諾。要約數四。乃相率出城。買小舟沿葦行。將十里。舍舟陟小坡行。道微高下。又二里。得精舍。門徑絕卑小。而松竹花草楚楚然。友款于門。卽有小童應客。主人繼出。乃少年僧。姿狀秀美。進趨安詳。殊有富貴家氣象。揖客曰。久別甚思款接。都不見過何也。拉樓爲誰。友曰。吾親也。遂偕坐。款語十刻許。僧忽回顧。日影下庭西。笑曰。日旰二君餒乎。使起推西邊小戶入。華屋三間。窗几如拭。玩貝皆珍奇。喚侍童進點心。素膳三品。甘芳精好。不知何物所造。微器。命推窗。平湖當前。數十百頃。其外連山橫陳。樓觀森列。夕陽返照。丹碧紫翠。互相發明。漁歌菱唱。隱隱在耳。馳望久之。僧取麈尾敲闌干數聲。俄時小童舫傍湖而來。二美人徑出登岸。靚粧麗色。王公家不過也。僧命具酌。指顧間。觴豆羅陳。窮極水陸。左右執事童皆佻好。杯行。美人更起歌舞。僧與友謔浪調笑。歡意無間。樓神思恟恍。正容危坐。噤不敢吐一語。伺僧暫起。挈友臂扣所以。友懼曰。子但飲食縱觀。何用知如許。而觴十餘巡。夜已艾。僧復引客至小閣中。臥具皆備。曰。姑憩此。遂去。壁外卽僧榻。試穴隙窺。則徑擁二姬就寢。友醉甚大鼾。樓獨彷徨不寐。起如廁。一童執燭。密詢之。此爲何地。童笑曰。官人是親戚。何須問。樓反室展轉通宵。時側耳審聽。但聞鼻息鼾齁而已。將曉。僧已至客寢問安否。盥櫛畢。引入一院。制作尤遽巧。簾幕蔽滿。庭下奇花盛開。香氣薰勃。小山叢竹。位置愜當。回思夜來境界。已迷不能憶。迨具食則器

用張陳一新。食品加精。獨二姬竟不復出。食罷各去。僧送之門。鄭重而別。由他徑絕湖而歸。樓欄惘惘。累日疑所到非人間。數問友。但笑不答。亦許尋舊遊。而樓用他故。亟歸鄉。其後出處參商。訖不克再諧。

唐小說記紅葉事凡四。其一本事詩。顧況在洛乘閒。與一二詩友遊苑中。流水上得大梧葉。題詩云。一入深宮裏。年年不見春。聊題一片葉。寄與有情人。況明日於上流亦題云。愁見鶯啼柳絮飛。上陽宮女斷腸時。君恩不禁東流水。葉上題詩寄與誰。後十餘日有客來苑中。又於葉上得詩。以示況曰。一葉題詩出禁城。誰人酌和獨含情。自嗟不及波中葉。蕩漾乘春取次行。又明皇代。以楊妃號國寵盛。宮娥皆衰悴。不願備掖庭。皆背落葉隨御溝水流出。云。舊寵悲秋扇。新恩寄早春。聊題一片葉。將寄接流人。顧況聞而和之。既達聖聽。遣出禁內人不少。或有五使之號。況所和卽前四句也。其二。雲溪友議。盧渥舍人應舉之歲。偶臨御溝。見紅葉上有詩云。流水何太急。深宮盡日閒。殷勤謝紅葉。好去到人間。其三。北夢瑣言。進士李茵。嘗遊苑中。見紅葉白御溝出。上有題詩曰。與盧渥詩同其四。玉溪編事。侯繼圖秋日於大慈寺。倚闌樓上。忽木葉飄墜。上有詩曰。拭翠斂愁蛾。爲鬱心中事。窮筆下庭除。舊作相思字。此字不書名。此字不書紙。書向秋葉上。願逐秋風起。天下有心人。盡解相思死。余意前三則本只一事。而傳記者各異耳。劉斧青瑣中有御溝流紅葉記。最爲鄙妄。蓋竊取前說而易其名爲于祐云。本朝詞人罕用此事。惟周清真樂府兩用之。歸花遊云。付流去。想一葉怨題。今到何處。六醜詠落花云。飄流處莫赴砌沙。恐斷水上有相思字。見得脫胎換骨之妙極矣。清真名邦彥。字美成。徽宗時爲待制。提舉大晟樂府。

大溪山在廣州境。舊山有一洞。其處所人不常識。每歲五月五日洞開。則見之。土人預備墨紙。刷帶入其中。以手摸石壁。覺有罅隙。若鐫刻者。以墨刷其上。紙覆其上。印模而出。洞亦隨閉。持所印紙視之。或呪語。或藥方。所得皆不同。亦有不成字無所得者。呪術藥方。應用無不效驗。蓋南法之所出也。

湖南北沙板。皆自地發。多在人家迸出。如笥長數十丈。大數十圍。或一或二或數株。竝出人家。遭此者皆圯裂傾陷屋宇。然析之爲板。其利甚博。因此家道日進。故俗以爲吉祥。亦有掘地得板一窖。至數百片。土人往往以鐵爲長梗。入山刺地。有板處鐵不能入。殊不知地中何以有此也。毛義夫云。往年平江大旱。河水盡涸。居民就河底掘旱井。或有掘得沙板者。愈取愈多。相去五里十里。必有一處。多至四百片。亦有得沉香者。滄洲云。洞板完全者最難得。補綴精密。雖巧目亦不能辨。以沸湯沃之。則敗矣。

嚴州壽昌縣道旁。有朱買臣廟。其地有朱池。朱村。居人多朱姓。朱誰之詩云。貧賤難堪俗眼低。區區何事便雲泥。會稽乞得無他念。祇爲歸來詫故妻。東嶺行道自歌呼。越俗安知有丈夫。一見印章驚欲倒。相看方悔太模糊。

漁溪云。曩在筠州新昌縣。嘗出遊歷。將至五峯。馬上遙見山中草木蠕蠕動。疑爲地震。駭者云。滿山皆猴也。數以千萬計。行人獨過。常遭戲虐。每羣呼跳浪而至。扳緣頭目。胸項手足。袞成毛毯。雖有兵刃亦無所施。往往致死。夜宿民家。犬爲虎銜去。明日至寺問山中有虎乎。曰無有。何以無。曰山中皆大林。虎安敢來。余曰。林木森森。虎所隱庇。何爲不來。曰。大木上多麋鼠。虎過其下。鼠必鳴噪。自投其毛。投虎身着處。必生

蟲則傷身瘡爛以至乎死。故畏不敢至。方悟宣城包氏畫虎。皆平原曠野。茅茨叢薄中。亦有棘枝尋丈。未嘗作林木者。以此隋文帝云。譬之猛虎。人不能害。反爲毛間蟲所蠶。又可證也。

賴省幹之下。天下知名。賴建寧人。挾妖術。殺人祭鬼。常於浙中尋求十餘歲童女。養之以充用。其母喜誦佛書。女習念心經。後此女次當供祭。沐浴裝飾。寢空室中。鑄其戶而去。女自分必死。夜且半。覺有物自天窗下。光燦燦然。不勝怖。急急揭諦呪。忽口中亦有光出。此物遂逡。欲進復卻。女誦呪益急。良久口中光漸大。直出射此物。物仆牀下。鏗然有聲。不復起。其室近街。俄而警夜卒過焉。女大叫殺人。卒報所屬。率衆破壁取女出。視壁下物。乃大白蟒死矣。捕賴及家人鞠問具伏。黥配海外。籍其家。今爲詹安撫居宅。

徑山寺主國僧行菜。唯聞爲蛇傷足。久之毒氣蔓延。一脚皆爛。號呼宛轉。常住爲招醫。積費數百千。不能愈。有游僧見之曰。吾能治此。命汲淨水洗病脚。腐膿敗肉悉去之。易水數器。瘡上白筋數見。搥以軟帛。解包取藥末。均糝瘡中。惡水泉涌。良久乃止。明日淨洗如初。日日皆然。但見水漸淤。肉漸生。一月之後。平復如舊。主僧及合寺大喜。欲謝以錢物。僧云。吾與山門結緣。豈因以利。卻不受。他日主僧具食延之。謂曰。山中蛇虺多。被傷者時有之。誠願得寄方以備急。僧云。和尚有命。敢不從。但此方來處絕妙。不必廣傳。香白芷爲末。入鴨鵝膽。麝香各少許。臨期以意斟酌之。未幾瘡去。長老升座。以此方徧告諸人。

孫琳路鈴。本殿前司健兒。寧宗爲郡王病淋。日夜凡三百起。國醫罔措。有與孫善者薦其能。光宗時在東宮。亟使人召之至。孫求二十錢。買大蒜。淡鼓。蒸餅三物。爛研合和爲丸。令以溫水下三十丸。且曰。今日進

三服病當退三分之一。明日再進如之。三日則病除。已而果然。賞以千緡。奏官右列。或問其說。孫曰。小兒何緣有淋。只是水道不通利。蒜豉皆通利。無他巧也。張知閣久病瘧。遇熱作時如火。年餘骨立。醫以爲虛。餌之甚附。熱愈甚。招孫診視。許謝五十萬。孫笑曰。但安樂時。湖上作一會足矣。命官局贖小柴胡湯三貼服之。熱減十九。又一服。病脫然。孫曰。是名勞瘵。熱從髓出。又加剛劑。剝損氣血。安得不瘦。蓋熱藥不一。有去皮膚中熱者。有去臟腑中熱者。若臨熱非柴胡不可。北方銀州柴胡。只須一服。南方力減於此。故三服乃效。今卻可進滋補藥矣。一少年子娶妻後。得軟脚病。疼特甚。醫以爲腳氣。孫聞之曰。吾不必診視。但買杜仲一味。寸斷片析。每一兩用半酒半水合一大盞。煮六分頻服之。三日能行。又三日如未嘗病者。孫曰。府第寢處高明。衣履燥潔。無受濕之理。特新娶色欲過度致然。杜仲專治腰膝。以酒行之。則爲效易矣。其伎大略如此奇驗。

朱中直府判爲池之青陽簿老吏。言紹興初有縣丞。夫婦皆年三十而無子。令吏輩求嬰兒爲嗣。不數日輒死。又求之數年內凡失十餘子。最後一子死。棺殮就焚。其本生父母來視之。循其體兩股微熱。復視之陰囊已破。去雙腎矣。哭告于官。追丞家人勸治。具得其狀。乃丞用道人授房中之術。用嬰兒腎入藥。僞爲求嗣。實爲藥資。案成。丞死于獄。不克正其罪。

元光見一卒妻美。殺其夫而納之。寵嬖殊甚。元有所佩匕首極利。寢則枕之。他日方寢。此婦取匕首將殺之。元覺驚問。婦曰。將殺汝。元曰。何故。曰。我夫爲汝殺。吾欲報仇。元默然久之。曰。吾不忍殺汝。當爲汝別求。

夫。乃盡集諸將使自擇婦指一人。卽以嫁之。丘宗卿同客談此。曰。此其所以爲元尤也。

京師士人出遊。追暮。過人家缺牆似可越。被酒。試踰以入。則一大園。花木繁茂。徑路交互。不覺深入。天漸暝。望紅紗籠燭而來。驚惶尋歸路。迷不能識。頭入道左小亭。氈下有一穴。試窺之。先有壯士伏其中。見人驚奔而去。士人就隱焉。已而燭漸近。乃婦人十餘。靚粧麗服。俄趨亭上。競舉氈見生。驚曰。又不是那一個。又一婦熟視曰。也得也得。執其手以行。生不敢問。引入洞房。曲室。羣飲交戲。五鼓乃散。士人體倦。不能行。婦貯以巨簋。昇而縋之牆外。天將曉。懼爲人所見。強起扶持而歸。他日跡其所遇。乃蔡太師花園也。

今軍營中有天王堂。按僧史。天寶初。西蕃寇安西。奉乞援兵。明皇詔不空三藏誦仁王護國經。帝見神人帶甲荷戈在殿前。不空云。此毗沙門天王第二子獨健。往救安西也。後安西奏有神人長丈餘。被金甲。鼓角大鳴。蕃寇奔潰。斯須城上天王見形。謹圖形上進。因勅諸節鎮所在。州府於城西北隅。各立天王形像。佛寺亦別院安置。但不知何時流入軍營耳。

趙總老常戲言。明州有三賤。燒底賤。喫底賤。或問其故。曰。燒底是燈草。着底是草鞋。喫底是鹽。又云。慈谿縣有三薦。茶店湯瓶不會薦。客店床上無薦薦。大街上好放薦。皆可資笑。

德安有人家。土庫中被盜者。絕無踪跡。一總轄謂其徒曰。恐是市上弄胡孫者。試往脅之。不伏則執之。又不伏則令唾掌中。如其言。其人良久。覺無唾可吐。色變。具伏。乃令胡孫由天窗中入取物。或謂總轄何以知之。曰。吾亦不敢必。但人之驚懼者。必無唾可吐。姑以卜之。幸而中耳。又一總轄坐霜頭茶坊。有賣熟水。

人持兩銀盃，一客衣服濟然。若巨商者，行過就飲。總轡遙見，呼謂曰：「吾在此，不得弄手段，將執汝。」客慙慙而去。人問其故，曰：「此姦盜之魁也。適飲水時，以兩手捧盃，蓋度其廣狹，作偽者以易之耳。吾既見，安得不問？」韓王府中忽失銀器皿數事，掌器婢叫呼爲賊傷手。趙從善尹京，命總轡往府中測視良久，執一親僕訊之，立伏。歸白趙云：「適視婢瘡口在左手，蓋與僕有私，竊器與之，以刃自傷。僞稱有賊，而此僕意思有異於衆，以是得之。」

建寧監作院鄭江，三衢吏也。以棘寺推司得官。嘗云：「岳鵬舉初入獄，欲坐以得督視所劄子，令策應而三日不行，爲違節制，當行軍法。何伯壽承奏，命治其事，乃謂岳曰：『相公但放心，若相誤，令某子孫皆無眼。』岳乃署，竟坐死。何由此得執政，既而其家生子，果皆青盲，此事得於老吏。」

蔡元定字季通，博學強記，通術數，遊朱晦翁門，極喜之。辟元善尤重之，薦其伊康節之學，命使定曆密院，劄令赴行在。蔡雖不應命，人猶以聘君稱之。晦翁以道學不容於時，胡閔章疏併及蔡，謂之妖人，坐謫道州以死。蔡善地理學，每與鄉人卜葬，改定其間，吉凶不能皆驗，及貶，有贈詩者曰：「掘盡人家好冢隴，冤魂欲訴更無由。」先生若有變術，何不先言去道州。